

## 迎春花

月亮悄悄地爬出云层,安静地守望着北方之城,没有车流,没有行人,自然少了欢声和笑语。栅栏旁的老杉树垂下了眉毛,屋檐上的冰凌寂寞着灯花,街道如同裂开的伤口,残雪似盐,聚集着隐藏在泥土深处的疼痛。

瘟疫之神坐在黑色的云朵上,脸上布满狰狞。

“这荒凉依稀可辨,谁也不能逃出我的诅咒?”

一枚星子闪避开来。

又一枚星子藏到月亮的背后。

月光是多么的皎洁啊,她想给大地披一件织锦的羽裳,面对瘟疫之神,她的美也有了残缺,除了点燃激情的念想,她也只能捧出一颗善良的心。

可是,你听啊,是谁,这么快就感知了月亮的善意,回应出掷地生根的歌唱!

“开吧!”

“开吧!开吧!”

“开吧!开吧!开吧!”

寂静的北方之城,一夜之间,遍开了金灿灿的迎春花。

## 给孩子

亲爱的孩子,我喜欢在春天的风里散步,让它吹我的长发,

吹一片又一片的花瓣,落在我的肩上。我喜欢在春天的风里散步,听它娓娓的絮语,像杨树的花,轻轻地铺在水面上。

木桥和木桥上的影子,面孔都迎着阳光,而阳光被春天的风吹拂着,脚步也有点左摇右晃。

亲爱的孩子,我喜欢在春天的风里散步,用散文一样的方法,用诗歌一样的形式。我多想喊上你,我们一同来欣赏春天的颜色。五彩缤纷的田野,悠闲吃草的白马,一群星星刚刚盖上被子,一些种子在尽情地歌唱。

啊,春天的样子,美不胜收,如同你的样子,春天的样子,漂亮的样子,让我想一想,就深深地沉醉了……

## 春风辞

你说是礼物,实则是我的心。我幸运地拾起这句赠言,像在荒漠里看见一朵花。一朵花,开出一片草地,在汨汨流淌的泉水边,打破了横亘太久的沉寂,改变了一幕幕火焰所列举的天空。饥渴的旅人啊,承接无私的怜悯,承接一道道闪电,补偿水罐里渐次干涸的凄苦。

秋风不使之召唤,夏日的向日葵默默地低下头。

我捧着这句赠言啊,捧着你梦中的微笑,你轻启朱唇的娇



月光城 散文诗

于德北

## 早春放歌

羞,早已胜过云朵在地平线的留痕。我不奢望你花园里的玫瑰,你王冠上的珍珠,孔雀的舞蹈只能喧嚣一个夜晚,而我的灵魂必将安居在你的脚下。

我还要跋涉,为爱留下孤独的背影,但那赠言是绿色的橄榄,每新发一枝,就震颤我的翅羽。也许前边就是海洋,但我此时死不足惜,我把水罐放在地上,潮湿的风啊,在那罐口投下了阴凉。

是的,如果能把春天留给你,我甘愿化为冬日的沙礁。

## 沉思

如果玫瑰给你镇痛,那么大海的抚慰足给你安睡。亲爱的人,我不知道编织怎样的花环像灌木悄然生长,亦不知一条由梦境铺就的道路是多么漫长。我不能用孤独来爱你,也不敢向你有所祈求,只要你允许我偷偷地注视你,那对我也是恩赐。我是何等知足,从内心迸发出泪水,洗涤死亡又重生也不能比拟的感激。

亲爱的人,我是多么爱你,像雨水给大地吻,自己消失不见也不惋惜;我坠落,比电光还快,只因你从崖底走过,飘逸如蝴蝶展开双翼,美到无法举证。亲爱的人,再毁灭我一次,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冯渊

## 道旁苦李

喊大叫?

校长的脸白了,又紫了。大门还在嘟嘟囔囔,校长朝大门吼:够了!都给我滚!

学校前面有条小河。有一年学校承包了养鱼。冬天捕捞时节,青年教师轮流上阵。第二天中午,校长让食堂烧了一条四五斤重的大鲢鱼,犒劳大家。整个校园一天都沉浸在快乐的空气里。下了第四节课的老师围在食堂里,买好了饭,单等大师傅将烧好的鱼端上来。

放了葱姜蒜,勾了芡,鱼太大了,没有一个盘子能装下,大师傅洗干净了一只搪瓷脸盆,盛好了鱼,放在餐台上,香气立即弥散在食堂。这可是河里野生的鱼。大家像风中的草一样,伏在脸盆上方,勤劳地用起右手。

正当大家埋头用功时,李老师来了。他感到自己晚来了一步,他的身子像大树一样压过来,小草被挤压在两旁。没有谁谦让谁。大家都在食盆里抢生活,像一群小猪,如饥似渴。

李老师生气了,居然没有占到上风,居然这么多人抢这条大鱼。他趁大家低头进食时,突然冲脸盆里吐了一口口水。

老师们又像草一样,在风中离散了。大家吃惊地看着李老师,狼狈散去。

别让我徘徊在绝望的边缘;也不要再给我爱的预感,一个人对影忧伤。请为我的爱洒上泥土,并栽种一朵朴素的花,我感受着你的寂静,伫停你无风的花园,我啜饮我的劫数,像你想到我时的静默——比爱更高尚的沉思。

## 童话

看!十三朵蒲公英和一朵紫花地丁围坐在树桩旁,每朵花都请蜜蜂来当自己的仆人。春风吹得正盛,天空一尘不染,绿色的毯子望不到边际;黑色的蚂蚁也试图敲开客厅的门。蚂蚁们十分殷勤,个个张开着谷粒的脸,将三叶草系在腰间,用车前子的叶脉绷起琴弦,打着手语唱起歌。

那边,一群孩子跑过来,欢快地吹着小号,赞美天使的品行。

蜜蜂更加忙碌起来,花粉饼干烤了一千张……

蚂蚁们再也忍不住了,它们跳起脚来,拍打着窗户,爬上了烟囱,弓起身子去挖洞,还把黑黑的牙齿露出来……

十三朵蒲公英和一朵紫花地丁笑了,它们把九千九百八十六张花粉饼干放在了门外的石阶上……

李老师的口水运动胜利了,他享受了大家来不及瓜分的另一半,他将鲢鱼翻过身子,说,都还是新鲜的呀。

李老师的父兄犯病的频次不高,大约一年一两次,时间不定,事发前毫无征兆。李老师一直担心自己哪天会疯掉,终于还是没有疯,但这毕竟影响他的婚事。最后他找到镇上一个吃返销粮的鱼贩子的小女儿成家了。

开始他没事就在家帮着老婆卖鱼。后来觉着一身鱼腥气,与自己身份不配,就不再帮忙。老婆一人打理生意太累,有一天,突然倒地,两眼反插上去,身旁也没个人。醒来后,她说见到了菩萨,她是菩萨委派在本镇的大佛。

她在房间里摆了从庙里拿来的经书。点起了香,又将一个旧枕头拆散,缝成了蒲团。李老师一开始觉得老婆胡来,没理会。后来看到真的有香客上门,有真金白银的进项,一个月下来比自己的薪水还多,他就改变了看法,还对外宣布:外出打工的要保平安、问财运,必须到他家向大佛打探消息,不来询问的,出门都要遭灾。

老李犯病时只敢当乡长,大李犯病时大胆一点,当了县长。他们都不如小李的老婆,一病就成了大佛。只有小李,老天似乎放过了他。

李老师读书时并不笨,他在语文笔记本上自署其名曰“道旁苦李”。同学不解其意,他说老师前几天不是说过王戎的故事吗?我就是那道边无人折枝的苦李。同学还追问,为什么是苦李?他说,我是一个无用的庸才啊,明白吧。说完,朝那个同学翻白眼。

李老师的父亲疯了。在街上走来走去。逢人就喊:上班去啊?好好干,你要出(苗)壮成长。

平日里他就是老李小店的店主,谦恭温和,童叟无欺。犯病时,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乡长。

李老师的大哥继承了父亲的毛病。大李是一名屠户,泼辣,豪横。有时父子俩一起犯病,街头相遇,老李说,我是乡长,你的肉摊要缴足税款,啊!

大李说,我是县长,你的小店要到工商所去办执照,不要每月只送一条烟,这样不解决问题。

他们犯病时说话也很在理。

上学时李老师——那时他还是小李,喜欢打架,有一回他用自行车的链条锁的锁头打一个同学的脑袋,瞬间血流如注。还有一次,他将同学的头发揪掉一缕,露出铜钱大的白生生的头皮;小李说,他这是斑秃,不是我揪的。大家想起他的父亲和哥哥,都让他三分。

小李复读两年,考取了体校。三年后,他返回母校教体

育,成了李老师。

校长的儿子小名大门,高三读了三年,没考取大学,在学校代课。大门爱好文学,没日没夜写小说,白天该轮到他的上课时还在蒙头大睡。校长就扯着嗓子喊,小李,去帮大门上一节课。每星期,学生可以多上两节体育课。

大门虽然没考上大学,但也并不怎么瞧得起考上的这些人。他的理想是当作家,小镇中学老师算个啥呢。他每个学期能收到两三张六元八元的稿费单,这些稿费单压在玻璃板底下,老师们来闲坐,大门总会想法把话题引到那张汇款单上。一直到快过期,大门才去邮局取款。老师们不太明白大门的理想,只当他是一个高考落榜生;但他又是校长的儿子,大家便对他客客气气。

只有李老师不。李老师说,才六元,又不是六百元。

大门有一次跟李老师闹毛了。大门像对其他老师那样,以校长父亲的口吻大骂李老师。

李老师音色浑厚,体育课喊口令很好听。大门是尖声细气。两人的吵架声里,大门很快就被李老师洪亮的声音淹没了。整个校园充满了李老师恢弘愤怒的吼声。李老师像电唱机唱针错位了一样,反复播放这样一段话:你爸是校长,我尊重他。你是他儿子,不是他。你一落榜生凭什么朝我大